

布老虎

BULAOHU ZHONGPIAN XIAOSHUO

中篇小说



主编 韩忠良 林建法

徐小斌 = 非常秋天
王曼玲 = 敲击爱情
朱日亮 = 混乱
罗望子 = 迢迢牵牛星
卜庆祥 = 美人兮



2003
秋之卷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BULAOHU
ZHONGPIANXIAOSHUO

 布老虎
中篇小说

2003秋之卷

韩忠良 林建法 主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徐小斌等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布老虎中篇小说. 秋之卷/徐小斌等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8

ISBN 7-5313-2597-7

I. 布… II. 徐… III. 中篇小说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2295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390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zyh024@sohu.com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8mm×215mm	印张: 8.5 插页: 2
字数: 209 千字	印数: 1-15 000 册
2003 年 8 月第 1 版	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责任编辑: 常 晶 张玉虹	责任校对: 白 光
封面设计: 耿志远	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非常秋天	徐小斌 / 1
敲击爱情	王曼玲 / 51
混乱	朱日亮 / 91
迢迢牵牛星	罗望子 / 135
美人兮	卜庆祥 / 209

非常秋天

徐小斌

1 常看租房消息的人都注意到了那条消息：出租高级公寓一间——（对不起，没有笔误，是一间，只有一间）位置在东四环附近，环境优雅，空气清新，会所齐全，一天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，价格面洽。

不过那条消息登的时间也太长了，从去年一直登到今年。登消息的是戏剧学院的三个青年教师，房子是其中一个女教师的。那女教师叫伊芽，戏文系的。伊芽的父母买了这幢公寓不久，就因为车祸双双遇难。伊芽就把男朋友接来了。伊芽的男朋友是她同届的同学、导演系的龙台。过了一阵，伊芽和男友天天吵架，伊芽为了威胁他，叫他老实点，也是为了想多一个人承担物业费，就又接来了另一位叫做林汀的男生，表演系的留校教师。林汀和伊芽有过一夜

情，伊芽认为他是很好的性伴，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。

房子里有一套非常考究的红木家具，就是因为这套家具，伊芽认为需要对租房子的人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，选择要非常审慎，从去年至今，已经有无数租房人来谈过了，结果没有一个人是被他们三人同时认可的，总是能挑出些毛病来。

但是物业费太高了，高到了让他们根本无法承担的地步，所以他们最近一天接见三四拨人，不厌其多。那年夏天北京城热浪滚滚，伊芽把三个空调同时打开，还觉着热。一个人走了进来，裹挟着那股热浪，那么热的天那人竟然还穿得整整齐齐，长袖衬衫，还打着领带，林汀第一眼看见就觉得他有神经病，林汀说：“您不热啊？”

那人表情木讷，然而绝决。那人看着三个年轻人，一往无前视死如归地说：“我要租这儿的房子。”

伊芽上下打量着他：五十来岁，河北口音，微微谢顶，眼珠突起，好像戴了隐形眼镜，说话的时候不爱看人，总是越过人的头顶看他后面的墙壁，害得三个年轻人在谈话过程中不断地回头，好像背后出现了什么隐形杀手似的。

照例问了一遍履历，原来来人是个作家，姓季名良，颇有点名气，这点让伊芽兴奋不已。还没等龙台他们说话，伊芽就抢着表态，行，季先生，就是您了，看了那间空房了？这么好的房子，每月租金一千不算贵吧？

不贵不贵。季先生仍然是目不斜视地说。然后放下那个看上去很重的箱子。

2 这套房子是两室两厅两卫。伊芽住一室，龙台林汀共住一室，倒也没为此发生什么齟齬，现在季先生来了，住那个小厅，也就是做了书房的那个小厅，至于两卫，伊芽独自使用一卫，另一卫则由三个男士轮换使用。吃饭自然是伊芽和龙台林汀一起吃，季先生如

果自己开火，可以使用天然气和所有灶具，钱打入房租中，如果搭伙吃饭，则需要另外交钱。季先生说了个活话儿，说一般来讲自己开伙，万一有特殊情况，也不排除搭伙的可能。对这件事的反应三个年轻人就不大一致了：伊芽同意，龙台不大愿意，林汀坚决反对。林汀看着姓季的就不顺眼，那么大岁数了，小说里常有色情描写，显得脏兮兮的，谁知道有什么毛病，跟他用一个卫生间，膈应人。

林汀的家庭可以说是颇有来历的，考戏剧学院自然受到来自全家的反对，但是林汀决心已定，决心已定的林汀什么也挡不住。林汀的外貌绝对是一流的硬派小生模样，表演也还不错，就是运气不佳，毕业后都好几年了，班里远不如他的两三个男生都已经跻身于影视圈，其中一位还大红大紫，可他连演个正经角色的机会都没有。伊芽高兴了常说，说什么也得写个好本子，专门为林汀量身订做，让林汀一炮打红，头一回听伊芽这么说，林汀还激动了好一阵子，可伊芽说这话已经有两三年了，别说给林汀量身订做，就连一个像样的本子也没写出来，林汀早已不作任何指望了，听了这话，不是冷笑，就是撇嘴。

按照伊芽的天赋，其实写个好本子并不难。要命的是伊芽太懒，太自恋，有一点点时间也要花费在穿衣打扮上面，写几行字也要照一照镜子，生怕自己脸上生了什么皱纹。毫无疑问伊芽是整个戏文系最会发嗲的女生，论穿着打扮，伊芽比表演系的女生品位要高，另类，又非常时尚，所以伊芽一进校，大半个戏剧学院的男生就都拜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，但是几年之后，伊芽的石榴裙下只剩下了一个龙台和半个林汀，差不多都跑没了。

谁也说不清为什么。

论成就，三个人中自然属龙台了。龙台身材偏胖，其貌不扬。毕业四年就因为导了电影《无名氏》而荣获康城金棕榈大奖提名。这一年多来更是涉足电视剧，赚了不少钱。龙台现在自己有个班子，

专门研究影视剧的市场，研究的结果是，目前爱情、死亡、婚姻、家庭等等都已经写烂了，剩下的畅销元素就该是搞笑了，可惜大陆缺乏周星驰那样的笑星，不然的话，龙台导一个大陆版的《大话西游》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所有人都认为伊芽看上龙台是因为他的钱。

伊芽从不否认和龙台交朋友有钱这个因素，但是她也坚决地说，钱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的，是她觉得龙台这个人很“好玩儿”。她说她不大看重男人的长相，最重要的是好不好玩儿，有没有趣。论长相，林汀要比龙台英俊得多，但是林汀说话过于尖酸刻薄，常常让别人受不了。龙台就要宽厚得多了，和龙台在一起，常常会有一种被呵护的感觉，伊芽要的就是这份感觉。

林汀对那位作家是一万个看不上。他读过他的作品，觉得他内心猥琐，林汀之所以觉得他内心猥琐是因为那些有关性的描写。那位季先生很喜欢写性，但是博览群书的林汀说，有的作家写性，就是写得再细致入微，再冗长，也美，也干净，可另外一些作家，只要一涉及性，就让人恶心，就觉着脏。

林汀觉得，季先生正属于后者。林汀说，凡这种人，肯定是现实生活中的性无能或者性变态者，总之，是没有什么健康的性生活的人。林汀的说法得到龙台伊芽的一致拥护。

3 转眼暑假过去，秋天到了，汗粘粘的身子好像一下子爽下来。季先生虽然不受待见，但也没出什么大格儿，还算是相安无事。

有一天早上，三个年轻人一起床就闻到油饼的香味，伊芽睁着迷蒙睡眼，看见餐桌上摆着四套豆浆果子，一看就是季先生把早点买回来了，季先生坐在那儿心无旁骛地吃着，露出大部分的牙龈，果子酥脆的渣子掉得到处都是，旁边是那块卫生间里的洗手巾。两个月暑假后头一回起早床的伊芽一看就叫起来：“哟，季先生，你

……你怎么……吃饭不用餐垫儿？擦手不用纸巾？……”伊芽就像突然发现野蛮人似的大呼小叫起来，季先生根本不为所动，继续吃着，说：“要什么纸巾？洗手巾擦擦不就行了？”说着就把油手往洗手巾上一抹，伊芽差点晕过去，心想，原来这季先生天天早餐都这么吃！这洗手巾是不能要的了，让林汀他们再多买两盒纸巾吧。

男人到底是男人，龙台林汀都经不住油饼香味的诱惑，心里虽然鄙夷，还是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只有伊芽，又坐了一小锅开水下馄饨，是鸡肉馅的，只剩了六个，正够她自己吃，伊芽煮好馄饨又煎了几个鸡蛋，每人一个，看上去倒真是一餐很像样的早点。林汀吃得最快，三口两口的吃了一套果子豆浆，就下去拿报纸。伊芽吃好了就到盥洗室去梳妆打扮，伊芽用的是SKII，除了SKII之外她什么化妆品也用不了：旁氏大宝她过敏，兰蔻她嫌油，欧珀莱档次又太低。她这种挑挑拣拣的毛病让所有的男士望而生畏，包括龙台，龙台暗想，My God，她可真难养啊！同居是同居，要是真的结婚，可得好好考虑考虑！这玩意儿要没个上千万在手，心里可不敢谱儿。

伊芽精心描好了唇线，正在上唇彩的时候，林汀当当地走进来，林汀说同志们，今天可能出了大事了，所有的报纸都没有来！

伊芽风一般卷出了卫生间，“出大事儿”这样的猜测让她兴奋，有好久都没有什么大事儿了啊！

季先生倒是踏踏实实，吃完，抹抹油手，就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三个年轻人猜测着，不过，他们谁也没猜到“大事儿”发生在大洋彼岸，美国的标志性建筑世贸大楼竟然被自杀式的飞机撞得粉身碎骨！

这样的新闻足以让大家兴奋一大段时间了！

季先生的反应非常奇怪，他走出来，来来回回地踱着四方步，良久才说：“这一点不出人意料，诺查丹玛斯早就预知了一切，他不是说过恐怖的大火要威胁双子座么？只不过他推算的是1999

年，比实际年代早了两年，但是据说如果按照耶稣纪年的话，恰恰是指的今年。”伊芽半信半疑地看着他：“诺查丹玛斯真的说过双子座的话么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恐怖的大火……好像是说过……”林汀在一边冷笑：“你还真信？要不要找本诺查丹玛斯查查？”季先生旁若无人地指着电脑上定格的那幅照片：“瞧瞧，难道你们看不出来，那大火里隐藏着撒旦的脸么？！”

季先生的话带了一股阴冷的气息，冷得伊芽哆嗦了一下，伊芽简直不敢看那幅照片，因为她已经感到自己半边脸在发冷了，有一张恐怖丑陋的脸藏在滚滚浓烟之中，她心里在说，是的，我看到了。

撒旦的脸，就是季先生的脸。

4 季先生让伊芽感到害怕了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就是莫名的怕。可是没有办法，谁让她那么痛快地一口答应他当房客呢？！她也是在家爬格子的，注定了与他相处的时间最长。原先她想，他好歹是个作家，彼此做个伴儿，说个话儿，总比一个人好得多，潜意识中，伊芽对作家颇有几分崇拜。可现在，她真是悔青了——季先生房间里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动静，都能让她的心狂跳不止。她分明是坐在自己的房子里，感觉上却像个小偷，好像一举手一投足都被人监视着，她一个字也写不下去。

她正写的是她最近签了协议的一个剧本《大路朝天》。是写一个智障患者做了指挥家的故事。投资方特意安排了她与原型半半见面，半半大概有一米三，肉头头的一个脑袋，眉眼都是典型的先天愚形相，她看了害怕，却又要表现有爱心，于是笑容里便掺杂了几分虚假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位半半的性意识还挺强烈，竟然乘着酒兴转到她的身后去，把脸贴在她的脸上，还轻轻吻了一下，她当时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就像有人把一只肥大的肉蛆突然地贴在她脸上似的，她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，有一种想吐的感觉。

投资方的老板和半半的亲友们哈哈大笑。半半的父亲说，看到了么？这伢儿几聪明！看到漂亮女伢就扑，谁说他是傻子？！老板带着几分谄媚作语重心长状：“伊芽，在座的都是半半的朋友，我们都非常爱半半，伊芽呀，你要想写好半半，首先就要对半半建立感情，得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好他，半半是非常可爱的呀！！”伊芽瞟了老板一眼，心说这几句话不定有多少含金量呢。如今，什么都可以拿钱买，就像若干年前毛主席说的那样：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伊芽想，我有多少真情实感，就得看你们肯出多少了！

投资方倒真的如期把预付款打来了，但是伊芽的分集梗概刚写完，林汀就给她拉来了另一个活儿：二十集电视剧《鉴湖女侠》。对鉴湖女侠秋瑾这个人物，伊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，可问题是，这个活儿报酬高，竟比《大路朝天》高出了一倍！何况，还能和著名剧作家韩竹心搭档。

伊芽早就喜欢韩竹心的作品，竹心是写话剧出身，有结结实实的文字功底，和专写电视剧的那种水货完全不同。林汀说，竹心是他的堂嫂，人很不错。现在要想快点出名儿，必须傍着大牌才行，而这些大牌当中大概没有比竹心更厚道的了。

就设了个饭局见了竹心，第一眼，真的吓了伊芽一跳，过去她想，这个韩竹心，文字这么结实，可以说是掷地作金石声，一定是个极其丰饶极其旺盛的女人，可真的竹心一出现，却像一根竹子似的，还是秋后的竹子。竹心的瘦，不是那种柔美苗条的瘦，而是骨瘦如柴，像是有病似的那种瘦，只有胸部，还有几分丰满。竹心的脸，一望而知确曾是美丽过的，眉眼依然都很清秀，但是皮肤上却似乎涂上了一层白垩土，就像是一支尘封多年的干花，香气早已退去，只能从形状与色泽来推想她盛时的美罢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伊芽觉得竹心这种病恹恹的形象把她给镇了，就

像是白蛇被法海压在了雷峰塔下，她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合作谈成了。伊芽现在只想把《大路朝天》的事尽快了掉，好投入《鉴湖女侠》的写作。

可是季先生的到来让她本来就不快的速度更加慢了，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她忍无可忍地冲进了季先生的房间，面对他呆滞的面孔她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，她说：你认识韩竹心么？

5 伊芽没有想到，这句临时想出来的问话竟然击中了季先生。季先生呆了，呆了半晌才说：“什么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季先生的慌张立即给了伊芽自信。伊芽盯着他，一字一顿地看着他的脸：“韩竹心，那么有名的剧作家，你不知道么？”

季先生到底是经过风雨的，季先生很快平静下来，淡淡地说：“当然知道。不过隔行如隔山，我是写小说的，她是写剧本的。……她的剧本写得确实不错，特别是她早期的一些作品……”

“您见过她？”

“不不……没……没见过……”季先生已经完全自如了，他摆开一副架势，在笔记本电脑上从容不迫地敲着字儿。那是一幅逐客令的架势，可是伊芽并不想那么快就离开。

季先生的作品她看得不多。印象最深的，是前几年颇有争议的小说《玉娘》。季先生喜欢用那种旧时代的文字，用的并不很娴熟，有些地方还有没化开的痕迹，但是季先生的观念很鲜明，完全是施耐庵式的，或者兰陵笑笑生式的。在作品里，所有的女人都都是“那妇人”。季先生在《玉娘》一书中写的那妇人便更是出格，好像类似一个受虐狂，对所有男人都来者不拒，有一种人尽可夫的味道。伊芽当然不喜欢那种味道，但是对季先生她充满了好奇，因为这是个与她截然相反的男人，更因为，他对韩竹心的那种奇怪的反应。

她开始套他的话。

“我觉得，您的小说和韩竹心的剧本截然相反，她的缺点就是太形而上了，而您，太形而下。”

“你们这些知识分子，学会点词儿就拽，什么形而上形而下，我不懂。我就会写我的小说。”

“你的小说都有原型么？譬如说，玉娘？”

“我的小说，女人个个都有原型，男人的原型只有一个，就是我。”

伊芽完全没想到，季先生竟然如此直率，他咧开嘴笑了，露出一大半的牙龈和一颗颗黄豆粒似的牙齿，她差点就把林汀的话原封不动地奉告了，她真想看看他听到这话时脸上的表情。

但是没等她问季先生就接着说：“我只有把自己装进去写才来劲，现实中得不到的，只好在小说里头实现，我们也挺可怜的吧？”

伊芽格格地笑了，她笑季先生竟然如此不打自招，不能告诉林汀，别让他太得意。伊芽笑起来很粲然，季先生有点禁不得，就越发的口无遮拦起来：“跟你说，这些事对我们男人来说算不得什么，真的算不得什么，我们怎么也能解决，可女人就不一样了——”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“哼哼”，季先生一笑，“当然不一样。文字这个东西，神秘得很，什么都能暴露得出来，跟你这么说吧，当今这些女作家，我看了她们的文字，就能知道……就能知道她们的一切……”

“一切？一切包括什么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季先生终于不再矜持，放声大笑了。“你这么聪明的姑娘，不知道一切是什么？当然，包括她们的心思，还有她们的身体，她们的……隐秘……你随便问吧，随便问一个，我就能告诉你，你可以再去证实，怎么样？”

伊芽把一双美丽的桃叶形眼睛睁得大大的：“那我问你，韩竹心是什么样的？”

季先生的脸就像放下了一面门帘，所有的皱褶都在瞬间平整了。

季先生混浊的眼睛里有一丝捉摸不定的光在晃悠着，季先生说：“恕我直言，韩竹心，还没有资格接受我的评论，她还没进入男女伦常之事。”

伊芽惊呆了：“什么？”

季先生的口气更加不屑：“说白了吧，她还是个处女，不过是个奔五张儿的老处女罢了。”

伊芽大叫：“你胡说！她是我们同学的堂嫂，怎么会是老处女呀！”

季先生再次笑起来，不过这次是冷笑：“姑娘，你可真是天真，你们同学还能说她是他表姐呢，还能说她是他小姨呢！怎么给你个棒槌就认真哪？行了行了姑娘，到此为止吧，又不赢房子不赢地的，你认什么真哪？快开电视吧，现在没准儿正回放撞击世贸大楼呢！”

伊芽一扭脸儿往外就走：“不开，我还得工作呢！”

伊芽离开季先生的房间时满腹狐疑。

6 龙台觉得自己对伊芽的感情很矛盾。

在龙台眼里，伊芽是个聪明有趣的水晶玻璃人儿。龙台貌似憨厚，实际颇有一套知人善任式的聪明。每个能在这个社会混出来的人都有一套本事，可以说是各自身怀绝技，龙台也不例外。龙台觉得，伊芽貌似前卫，但行为并不出圈儿，娶回来拿得出去，放在家里也放心。不过，像伊芽这样的女孩太难养了，得先挣够了钱再说，不然一切免谈。

龙台和伊芽是在旅行途中相爱的。旅游带来的陌生环境，是最能激发出爱情火花的。他们碰巧同时参加了一个旅游团，去西欧八国，在途中，因为老人特别多，所以伊芽在里面就显得格外戳眼。坐旅游车的时候，他和伊芽总是坐在一起，伊芽一困了就靠在他肩膀上打盹，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刻，伊芽身上花香一般的香气淡淡地笼罩着他，还有那微微的喘息声，让他想起栖在花园里的一只小鸟。

每逢那种时候，他就觉得他一切粗俗的愿望都消失了，留下的只是被清水净化过的心灵，好像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形而上的、完全精神化的清教徒了似的。

很小的时候龙台看过一本荷兰童话《银冰鞋》，那是个非常美丽的童话，从此就把荷兰与“银冰鞋”放在了一起，再大些成了球迷，就又加上了荷兰队，还有郁金香。但是这次去荷兰，郁金香还没到盛开的季节。至于银冰鞋与荷兰国家队，就更是虚无飘渺。

只剩下了风车和木鞋。

到了专门制造木鞋的地方。一个年轻的男子，就像荷兰童话里那样的打扮，在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地方，挖着木鞋的孔。木屑到处都是。周围的货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木鞋。还有各种蓝白两色的瓷器。木鞋和瓷器都很粗糙，不知是不是有意这样粗糙。总之对于荷兰的工艺品龙台很有保留。当然也有各别的很精致。伊芽就挑出一双朱红彩绘木鞋，只有手指甲那么一点点大，颜色却艳丽得戳眼，当然价钱要比一般的木鞋高出七八倍来，伊芽刚一问价，龙台就伸手付了钱，伊芽向他嫣然一笑，龙台顿时就酥了半边，心想，古人有“千金一笑”，现在一双小木鞋就能博得美人一笑，他简直太值了。

比利时的象征当然是那个撒尿的小男孩于连。小男孩周围从早到晚围了那么多人，难怪小男孩的尿永远也撒不完。但是龙台对比利时最深的印象却是巧克力。比利时的巧克力，千姿百态，价钱从低到高有无数个档次，即使最穷的穷人也能买块低档巧克力吃吃。龙台买了一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，价钱也颇不菲，带回来，与伊芽分着吃了，余香满口，都认为是一种享受。后来看了法国获奖影片《巧克力》，就更加觉得巧克力魅力无穷，一块鲜浓牛奶味的巧克力，咬上一口，真的会把所有的郁闷，都丢在了九霄之外！报纸上一会儿说吃巧克力会发胖，一会儿又说吃巧克力对男人特别好，最近又说巧克力不但不是发胖食品，还可以治疗抑郁症呢。伊芽说，要是

事事都听报纸的，就干脆别活了！龙台想，还是伊芽说得对。

荷、比、卢当中，给伊芽留下最深刻最美好印象的地方，是卢森堡。那一天大雾迷漫，大雾之中拿破仑的铜像依然是那么戳眼。与拿破仑自然是要合影的。从很早的时候伊芽就喜欢拿破仑，不仅是因为他的霸气与伟业，还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，一个有魅力的、漂亮的男人。最典型的拿破仑画像是大卫所作的那一幅：面孔清癯、略有些苍白，挺直的高鼻梁和轮廓鲜明的嘴唇，还有那双坚定、犀利、智慧的眼睛，略略有点长，眼角微微上挑。显得魅力非凡。据说拿破仑永远穿着一双特殊的鞋子，因为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八，其实这位年轻的统帅大可不必为他的身高忧虑，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巨人，所有的高个子都对他高山仰止，拜倒在他的麾下。

伊芽对龙台说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个世界是由矮个子来统治的。我们只要知道孙中山只有一米六七、邓小平只有一米六〇，巴尔扎克只有一米五七，而中国的脊梁鲁迅只有一米五五，就完全可以说明问题了！伊芽说，惟其如此，所以他们才能成功。伊芽这么一说，龙台就对自己一米七七的个头非常惭愧，顿时恨不得把自己缩起来。

拿破仑铜像旁边是个小卖店，龙台像哄小孩似的给伊芽买了一盒酸糖，伊芽嘴里嚼着酸糖走进了卢森堡大公国的市中心。

这个小小的国家干净、安静、美丽、平和、富裕，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。相比之下，倒是巴黎一开始有些让人失望。

走进巴黎市中心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。真的没有。就像是走进了西单的商业街。那些建筑，真的没有当下北京或者上海的更漂亮。

不过巴黎是一点一点地揭开它迷人的面纱的。

首先要去的当然是卢浮宫。龙台想，参观卢浮宫一定要慢慢来，反正也没安排别的事。可是一进去就身不由己了。那么恢宏巍峨的

宫殿，竟然挤满了参观者。人数最为众多的是来自各个国家的旅游团，每一幅名画面前都是人头攒动，和龙台想象中的优哉游哉地观赏有很大的差距。

但是没有办法。保安说，几乎每天都是这个样子。龙台和伊芽被人流裹胁着走过那些伟大的名画，久久回眸不忍离去。伊芽在《蒙娜丽莎》前面拍了照，伊芽与蒙娜丽莎离得那么近，近得可以看见她脸上油彩细微的裂纹，不知为什么，伊芽始终不认为这幅伟大的画像中的女人很美。这是个非常一般的女人，伊芽甚至觉得，正是因为她姿色平平达·芬奇才选择她作为画的对象，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坛三杰之首，达·芬奇首先要冲破的是中世纪那种没有血肉、没有生命感的绘画模式，因此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平凡的女人。

席里柯的《梅杜萨之筏》、德拉克罗瓦的《自由引导人民》等等，都让龙台想起他的青少年时代，那时，他从他的老师家里借了那些画册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像让他震撼不已。他曾经临摹了一幅俄罗斯画家《女公爵阿尔玛托娃》。那时他醉心于描述女性迷人的肉体。现在，站在卢浮宫中，看着德拉克罗瓦笔下的女性，那些饱满而骄傲的美丽乳房，依然令他震颤不已。

塞纳河当然是要游的，游塞纳河的时候，已经感觉到了一丝凉意。游船上站着或坐着来自各国的游客们，有一些看上去十分相配的青年男女，脸上透着阳光灿烂的微笑，让人觉得世界无比美好。法国女孩真的很美。最不同的是她们的皮肤，她们绝不像美国或者东欧女人那样有着大毛孔和白绒毛，她们的皮肤，甚至比东方人还要细致。这除了她们真的天生丽质之外，还很会保养，法国的夏奈尔、兰蔻与SKII，的确比资生堂的化妆品更加温和。

香榭丽舍大道两旁是巴黎的高档商店。东西都贵，但是的确精美。伊芽买了一面小钟，是树脂做的，钟表的周围全是做工精美的蔬菜玉米，特别适合挂在厨房的墙上。还有一面小镜子，是典型的